



74
6640
39



74
6640
39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八

內廷侍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纂用編輯

李太保總督蘇都更桐城方觀承同訂

吉禮九十八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昌

參校

禘祫

漢書元帝本紀永光四年詔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韋元成傳罷郡國廟月餘復下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
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
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
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師古曰殷
大也禘諦也一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一祭之祫合也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

木下中也
寄贈

91-0716



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
 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後歲餘上寢疾夢祖
 宗譴罷郡國廟匡衡告謝毀廟曰在昔帝王承祖宗之
 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
 功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
 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
 遷上陳太祖開歲而禘師古曰開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去餘也殺漸也故春秋外
 傳日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
 祀二禘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禘與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
 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
 彌尊故禘為重矣
 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

諸墮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
 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
 百斤曲几黃金鈿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鈿
 器每太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帝后俎餘委肉積于
 前數千斤名曰維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向曲屏風穆
 東向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
 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抑首
 伏大鴻臚大行令九賓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
 中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
 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
 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壽
 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
 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

五禮通考卷之七 禘祫

衣中詔罷當從者

文獻通考馬氏曰案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元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于此然則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以禘為祀天以禘為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蕙田案禘祭太祖東向穆北向昭南向此室中之位也高祖南面穆東向昭西向此堂上之位也古禮之變始此至高祖幄帳在堂上西北隅太牢中分左帝右后則又非禮之禮矣而受胙賜胙及九卮為九獻則猶近古意云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五年春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蕙田案西漢禘祫之制不見正史韋元成傳

稱五年殷祭開歲而禘其所稱引皆出春秋傳非禘祫正義據漢舊儀但言禘祭未及禘祭至後漢張純言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是當時禘祭并與公羊傳大禘之旨不同矣又稱元始五年始為禘祭是前此但有禘也禘祫之禮終西漢未有定制

後漢書祭祀志建武二年立高廟於洛陽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文獻通考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後漢書祭祀志建武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

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
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
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
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諛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
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
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

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禘之祭不行已久矣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
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
者何合祭也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
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
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
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
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
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
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
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禘遂定

蕙田案祭祀志稱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但陳
毀廟主是張純奏定後雖三年五年之期冬
禘夏禘之時較前稍異而未毀廟之主仍未
合食也

章帝本紀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
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子末小子質
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
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
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亾如在而空虛
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亾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
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
有差

蕙田案公羊傳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合食太祖謂之大禘漢制但以毀
廟主合食未毀廟之主不合食義無所裁後
漢張純亦不能是正又禘祫雖有冬夏之分
祭之時俱但陳毀廟主仍以禘祫相混名雖

分而實未異也

右漢禘祫

三國蜀志先主傳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禘祭高
皇帝以下

魏志齊王本紀正始六年冬十一月禘祭太祖廟

通典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
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
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
曰先儒或以爲同或以爲異然禘及壇墠禘及郊宗
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
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非
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
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

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緘經之中至二
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
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
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
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禘王肅
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
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祭者夫孝子
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
緣儉於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
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
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
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惟禘于太祖羣主皆
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禘殷祭羣主

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
成禮也禘禘大祭獨舉禘則禘亦可知也於禮記則
以禘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
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
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
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
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惟為殷祭
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
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
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
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案太和八年
用王肅議袁準曰禘
及壇禘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

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蕙田案王肅所謂禘者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是以祫為禘也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是以時祫為大祫也其說皆非其破鄭各於其廟之說則是

右三國禘祫

晉書武帝本紀太康十年太廟成遂祫祭大赦

禮志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通典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甯三年二

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

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

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

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

宋書禮志晉安帝義熙三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

孔安國啟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

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

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

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

得以此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耐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安國又啟范泰云今既耐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耐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甯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爲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

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爲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啟不允卽當責失奏彈而讐慢稽停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

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期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有非常之禮殷祭舊準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

敬且禮意向簡去年十月祠雖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備
宐仍以爲正徐乾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
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
十月殷祠孝武皇帝甯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
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有故而遷在冬從太元
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
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劭甫注公羊傳
云禘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禘
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承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
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甯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
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
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
墮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期卽以失爲始也宐以反初四

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尙書奏從謚議

通典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
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閏舍二則
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
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
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
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每三十
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
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約三時皆禘
禘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案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祠公則
今之四月七月日至孟獻子禘其祖
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八月
月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
三年喪也禘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禘服終無
常故禘隨所遇惟春不禘故曰特約非殷祀常也禮

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禘之重無定月乎今據
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

賀循禘祭圖太祖東向昭
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蕙田案以上晉

通典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
奏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
宋書禮志文帝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
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案禘禘之禮
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閒
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閒禮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
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禘嘗諸侯烝禘有田則祭無田
則薦鄭注天子先禘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禘有
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
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禘

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
廟穀梁傳曰著禘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宮
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
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竝孟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
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
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
月重甯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
為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
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
以惟疑請詳告下議寢不報

蕙田案此言不宜一月兩祭是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
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

五禮通考卷之八十一
十一
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禘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卽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禫空存無綬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祀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旣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

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禘則禘鄭元云禘以孟夏禘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卽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蕙田案此謂禫內不宜殷祭是

孝武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禘禘嘗禘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

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啟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啟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於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蕙田案以上宋

南齊書高帝本紀建元元年十月己卯車駕殷祀太廟武帝本紀永明五年夏四月車駕殷祀太廟十年十月甲午車駕殷祀太廟

蕙田案以上齊

通典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殷

祭

文獻通考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以夏禘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禘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禘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禘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蕙田案以上梁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禘而合祭也

蕙田案以上陳

北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八月乙巳親定禘禘之禮

禮志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高祖詔曰禮記祭法稱有

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
論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
四時祭禘禘烝嘗周改禘為祠祭義稱春禘秋嘗亦夏
殷祭也王制稱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鄭元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
一禘五年一禘禘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
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禘而後
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禘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明年
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
禘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
稱禘宗廟稱禘禘禘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禘審諦之
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
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禘斷可知矣禮文大略

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
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
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
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圜丘常合不言禘
宗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
宜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禘
禘於嘗於烝則禘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中書監高
閎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圜
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禘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
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
圜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
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
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

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禘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總為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禘一名也其禘禘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為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禘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閭等以禘禘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閒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竝存竝用理有未稱俱據二議一時禘禘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禘

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禘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

蕙田案以圜丘為禘鄭氏之臆說也明根等以審諦五精星辰釋之誣矣始祖所自出竝不立廟禘之於始祖廟而已高閭乃云不在廟非圜丘而何益又誣矣從鄭固非從王亦未為是詔言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夫禘禘之為兩祭有經傳明文可據指

爲一祭皆諸妄議溷之耳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恆制尊卑有定體是以惟王剏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掇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亾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于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謹案王制曰天子犷

禘祫禘祫嘗禘祫烝鄭元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祫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祫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

美博士趙怡等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
應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祥等以為禫在祥月至其
年二月宜應禫祭雖孔王異議六人殊制至於喪畢之
禫明年之禫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
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禫六室神祇升食太
祖明年春享咸禫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
法時禫竝行天子先禫後時諸侯先時後禫此於古為
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適時之制聖人弗
違當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
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禫禫
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
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
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闕於昔人鴻美漸於往志此

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
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人遵經代恆典豈朕冲闇所宜革
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
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
王祥等言奉旨集議僉以為禫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
所陳有允舊議請依前剋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
宜爾但求之解注下通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難輒省請
移仲月擇吉重聞制可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
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禫祭於太祖今
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
殷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禫於太祖明年春禫於
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禫魏武宣

五禮通考卷之九十一 禫
二

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卽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竝以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禘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年終然後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竝有證據可依請 冬十二月丁未任城王澄尙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元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邱八月歸不及於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禘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祀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疏忽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旣被成旨宜卽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闕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通考胡氏寅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泥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亦後來之昭昭耶諸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上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祫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于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于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馬氏曰案以禘祫為其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欽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其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反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蕙田案諸儒以禘祫皆合祭此聚訟所由起也但胡氏仍主禘祫皆合祭而馬氏又於大傳文諸侯下添祫字強經從我難協人心又案以上北魏

隋書禮儀志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皇后

預

蕙田案以上北齊

後周禘祫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其儀與後齊同

蕙田案以上北周

右南北朝禘祫

隋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月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廷及以功臣配享

蕙田案以上隋禘祭各於其廟仍鄭謬也

舊唐書禮儀志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唐書禮樂志祫禘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祫禘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

五禮通考卷九十九 禘祫

祫

不同祖宗失位而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禘而有
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元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
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
年而禘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禘後二年魯宣公八年
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
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
等言有經據遂從之

睿宗崩開元六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禘
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
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宜
通數而禘後置禘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元用高堂隆
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爲月

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
禘一禘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禘先後則不
同焉

唐書韋韜傳開元時遷太常高宗上元三年將禘享議
者以禮緯三年禘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
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春秋僖公三十
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禘
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禘明年當禘羣廟又宣
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
此則新君之二年禘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
當禘八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
邱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
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

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禘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禘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禘祭七是歲韜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禘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為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

通典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禘享於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禘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禘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為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諦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疏疏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烝嘗象時禘祫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者也謹案禮記王制鄭元注周官宗伯並云國

君嗣位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禘一禘漢帝古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禘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禘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為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景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禘或近或遠盈縮之數

有二法焉鄭元高堂隆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二而後三謹案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禘五禘之文以爲甲年既禘丁年當禘己年又禘壬年又禘甲年又禘丁年又禘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禘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禘四十二月而遙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禘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愈於其間尙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二周有半實整三年於此置禘不違文矣何必拘滯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密最爲憑準以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禘己年夏禘辛年冬禘有象閏法毫釐不偏三年一禘之禮既無乖越五

歲再殷之制疏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爲允
開元禮

蕙田案開元禮禘儀同時享儀其注中儀節不同之處錄如左餘詳時享門

陳設 禘享設尊彝於廟堂上下每座尊彝一黃彝一犧尊二象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尊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太祖太宗中宗睿宗尊彝在戶外南向其壺尊二太尊二山罍四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禘享則雞彝鳥彝餘同禘享攝事簋簠甄鉶與正數半之 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于戶外自西序以東皇八代祖獻祖宣皇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高祖神堯

皇帝皇祖高宗天皇大帝座皆北廂南向皇七代祖懿祖光皇帝皇五代祖太祖元皇帝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座於南廂北向每座皆設黼辰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几

省牲器 胾管腸閒脂禘禘祝史洗肝於鬱鬯餘同圓丘儀

晨裸 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於廟庭太階之西上瑞為前中下相次及伐國所得寶器上次先後亦然俱藉以席攝事不陳瑞物寶器 未明二刻陳器與于東陛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器與自東陛升詣獻祖室入開堦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各置於輿出詣座前奉

神主置於座訖以次奉出懿祖以下如獻祖儀 少退攝事同

饋食 禘享樂終八節止諸座皆然 禘享祝云晷度環周歲序云及永懷追慕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柔薌合薌其嘉蔬嘉薦汎齊肅雍明獻恭備禘享餘字竝同禘享祝云祇薦禘事太祖以下稱臣

禘禘以功臣配享

享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布功臣神座於太廟之庭吏部尚書贈司空鄖國公殷開山 光祿卿渝國公劉政會開府儀同三司淮安靖王神通 禮部尚書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

右配享高祖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

上下放此

司空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玄齡 特進贈司空鄭國文貞公魏徵 洛州都督贈尚書左僕射蔣國忠公屈突通 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申國文獻公高士廉

右配享太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英國貞武公李勣 中書令贈

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 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

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右配享高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中書令

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 特進博陵郡公崔元

暉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配享中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文貞公蘇瓌 尚

書左丞相太子少保徐國公劉幽求

右配享睿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諸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每座各設壺尊二於左北

向元酒在西加勺罍置爵於尊下設洗於終獻壘洗東

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醞令以齊實尊如常堂上設饌訖

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迎引於座左各設於座

前太官令以下出祝還尊所亞獻將畢贊引引獻官詣

壘洗盥手洗爵詣酒尊所執尊者舉罍獻官酌酒諸助

奠者皆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奠爵贊

引引還本位于獻官進奠諸助奠者各進奠于座還尊

所于堂上徹豆祝進首座前徹豆還尊所

通典天寶八載閏六月五日敕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

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

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宏不易之典自今以後
每禘祫并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
禮欽若元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
祫則時享暫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
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胡氏寅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為祖孝子慈孫豈
忍為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
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
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
而臣獻諂故雖以它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
乎

冊府元龜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於寢宮先是寶
應二年西戎犯京師焚建陵之寢室至是始創復焉十

月癸卯祫享太廟始奉獻祖神主出行祫禮初寶應二
年元宗肅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
是時禮儀使于休烈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祖既位
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於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
居正位於是永闕二神主於西夾室至是有司亦以國
喪既畢當行祫禮於是太常博士陳京建議請準魏晉
以來祫禮奉二主出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
向之位又云若以二祖同享謂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
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祫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
顏真卿請依蔡謨等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
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時宰
臣百寮竝同真卿之議奏留中不出將及祫享真卿又
奏請從蔡謨議為定從之

通典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
禘享太廟竝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太
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無
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
當與周異周以后稷配天廟爲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六
廟廟毀主當遷皆在太祖之後禘祫之時無先於太祖
者故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禘享
太廟伏請據魏晉舊事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
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
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
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
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禮

明興聖一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享禮令別
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敕下尙書省集百寮議
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
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
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申孝敬奉祖宗緣齒
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
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請依晉蔡謨等議奉獻祖神主
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
舊唐書禮儀志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
郁奏曰禘祫之禮殷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
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祖以高皇帝爲太
祖太上皇高帝之父位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
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卽以武帝爲太

祖其高皇太祖處士君等竝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為太祖其征西潁川等四府君亦為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開世數既近於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宏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僉議救旨依唐書陳京傳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

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案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為宏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

禮書卷九十六 禘祫

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
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神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
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
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壇
墀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
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
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
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五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
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五廟非
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
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
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

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
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
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
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
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
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
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
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
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
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
重漢韋元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
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

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爲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旁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列眾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邱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

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享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眾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與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卽享於下國四謂宜奉

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禘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
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為典
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
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遠者祭
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
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
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世數已遠不復
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
當禘禘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
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眾合祭寡則太祖所
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亦順乎冕又上
禘禘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
可否左司郎中陸渚奏案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

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
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
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
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
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

權德輿遷廟議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祭稱百順實受
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
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
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
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
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
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
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以下為昭穆二祧

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於宋初永和疑四府君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宏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於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

凡十八年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乖疑倒置之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邱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尙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享禘祫如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唯真別廟及祔於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德明興聖之廟猶

五禮通考卷之九十九
別廟也等於廟立此又易行伏以德明皇帝于舞羽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啟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元猶周人祔於先公之祧也此亦亾於禮者之禮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今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唯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享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嚮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厯或遷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

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亨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享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閒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以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瘞埋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閒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此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閒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于理安

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昌黎集禘禘議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禘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案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于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二百餘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感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享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于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廟為鬼廟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禮立廟至于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于後代之法也傳曰子孫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

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尊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
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考文考與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
當遷于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
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厥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
而獻祖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
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
其所議獨深得大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
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
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觀承案韓議最精朱子所以極推尊之然謂
韓意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
遷則未見其然觀韓子請遷元宗廟議專以
景皇為太祖比周之后稷則獻懿俱在祧遷
之列可知但其以禘祫俱為合祭而禘祫之
分則未有其義此直沿唐之制而未及考古
以正之亦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者夫
蕙田案韓議已見陳京傳因其過略故復附

其全篇

唐書禮樂志禮禘祫太祖位於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
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於昭
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
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勃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
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
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
以景皇帝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
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羣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元
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於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
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學博
士陳京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
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

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由是議者紛然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再不先懸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而壇墀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

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涪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竝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祖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寢園則亂宗廟之儀惟祔於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尙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唐書陳京傳貞元十九年將禘祭京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尙書左僕射姚南仲

等請奉獻懿主耐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
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
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耐后稷故清廟得祀文
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耐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
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耐
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
耐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
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
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耐禘一享詔
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為室內神主廟
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耐自是景皇帝遂東
向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
衣銀魚

文獻通考貞元十二年耐祭太廟近例耐祭及親拜郊
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
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
廟焉

冊府元龜開成四年三月己卯帝御紫宸殿宰臣楊嗣
復奏曰太廟準禮三年一耐五年一耐今是耐祭時讓
皇帝廟亦合耐祭臣案讓皇帝本封甯王元宗親兄元
宗既定內難甯王能讓帝位元宗感之贈以鴻名其復
置廟享獻耐禘與九廟同至上元二年杜鴻漸奏停時
享而耐禘存今元宗肅宗神主已歸夾室讓皇帝猶耐
禘不闕於禮未安李班曰宗廟事重比者臣不敢輕議
讓皇帝至今耐禘實不當禮嗣復所論至當今請下禮
官議帝曰俞四月王起奏讓皇帝廟去月二十四日詔

下太常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復以讓
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
穆禘祫所及無子孫獻享之儀親盡則疎歲久當革杜
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
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
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當以停廢則讓帝之廟不
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準中書門下狀便從廢罷
文獻通考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
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睿宗母恭僖
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
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竝置別廟每年五
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于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
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

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議見后祀廟門

右隋唐禘祫

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於太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於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
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為
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別援故事九條以為其
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
年又禘自茲以後五年為常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
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
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
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
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
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

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
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
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理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
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國子
司業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
今檢會要及通典竝禮閣新儀皆載此禮竝與實錄符
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
月己酉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
爲不視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
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
十三年自九嶷葬回迎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
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高宗欲留神主
於內寢旦夕供食申在生之敬詔停祔禮英國公李勣
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
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奉狗哀情直據典章乖替爲甚
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
九廟觀之自太宗已上纔足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
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
今禮祫享功臣竝得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請集禮
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
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卽祫祭也梁
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
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
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
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
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

享於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二年八月帝將祠南郊欲以韋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等議云皇朝舊禮圜丘分祭天地惟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并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宋史聶崇義傳顯德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終從崇義之議

右後唐後周禘祫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八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廣秦舊雷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賈曾 參校
李太保總督蘇都雙桐城方繫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和宋宗元

吉禮九十九

禘祫

宋史禮志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眞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憲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卽依爾雅之文事下尙書省議戶部尙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

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爲人後者爲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絕替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爲宗廟言也歷代旣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下禮官議議曰案春秋正義躋魯僖公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爲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尙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爲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宜祖室曰

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繼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爲一代如臣等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爲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爲世數而何以得爲宗乎不得爲宗又何以得爲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爲證也今若序爲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爲大順於時爲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

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室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案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爲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爲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爲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爲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旣順於義無否元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爲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

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殊不知弟不爲兄後子不爲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案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爲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蕙田案兄弟同昭穆所議是

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畫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

畢遭禘則禘遭禘則禘宜改孟冬薦享為禘享

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真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禘享

玉海天聖元年四月乙卯遣官禘享太廟遂以薦享為禘享

天聖八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自天聖六年夏行禘享之禮至此年十月請以孟冬薦享為禘享詔恭依

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詣太廟行禘享禮以宰臣富弼為禘享大禮使韓琦為禮儀使樞密使宋庠為儀仗使參知政事曾公亮為橋道頓遞使樞密副使程戡為鹵簿使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禘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為受

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禘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唐郊祀志載禘禘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禘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議者議其非禮臣謂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義當革正學士孫抃等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禘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大中祥符中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甫欲親禘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故耶宗廟之

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舊禮臣等
 愚以為如故便學士歐陽修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
 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
 則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
 下非唯於古無文於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
 於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
 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
 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
 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之后位乃相絕
 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為得
 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以為行
 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
 官詔四后祫享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仍詔祫享前

一日皇帝詣景靈宮如南郊禮衛士毋得迎駕呼萬歲
 有司言諸司奉禮攝廩犧令省牲依通禮改正祀儀散
 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尚舍
 直殿下設小次御坐不設黃道褥位七室各用一太牢
 每座簋簋二甗釧三邊豆為後無黼屨席几出三閣瑞
 石篆書玉璽印青玉環金山陳於庭別廟四后合食牲
 樂奠拜無異儀故事七祀功臣無牲止於廟牲肉分割
 知廟卿行事請依續曲臺禮共料一羊而獻官三員功
 臣單席如大中祥符加褥十月三日命樞密副使張昇
 望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帝齋大慶殿十一日服通天冠
 絳紗袍執圭乘輿至大慶殿門外降輿乘大輦至天興
 殿薦享畢齋於太廟明日帝常服至大次改袞冕行禮
 畢質明乘大輦還宮更服鞞袍御紫宸殿宰臣百官賀

升宣德門肆赦二十一日詣諸觀寺行恭謝禮二十六
日御集英殿爲飲福宴

會要嘉祐四年孟冬詣太廟祫享御批云惟祫享之義
著禮經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感烝嘗之薦深肅僣
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爲重有司所存出於假攝卜以孟
冬備茲法駕款於太室親薦嘉籩朕取今年十一月擇
日親詣太廟行祫享之禮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
祫享禮畢依南郊例施行

楊氏復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
內出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合
食祖廟感烝嘗之薦深肅僣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爲
重茲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攝禮之將
墜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聖之君至孝至敬之心

之所形而不能自己也當時建明此議出於富公弼
弼之言曰國朝三歲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事天之
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祇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
祀未講誠爲闕典檢會今年冬至當有事於南郊又
孟冬亦當合享於太廟欲望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
所有降赦推恩則並用南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謂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事
天事天如事親以祫享之禮比於南郊誠哉是言也
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
後遂以爲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
而並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復行乎祫享肆赦南郊可
復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
祫享之禮行而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親

五禮通考卷之六
六
禘之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主之本心然
哉蓋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遂至於過重過重則
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
其輕則宗廟之禮必至於過重不唯過重而已自是
親禘止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
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夫三年一禘此宗廟祀典之大
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常禮則非異事也何欲矯
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至於不可繼哉

蕙田案楊氏之說切中時弊

樂志至和禘享三首

迎神興安 濡露降霜永懷孝思禘食禘敘再問之
期歌德詠功八音播之歆神惟始靈其格茲
奠瓚嘉安 昭穆親祖自室俎堂禮備樂成肅然裸

將瑟瓚黃流條鬯芬芳氣達淵泉神孚來享

送神興安 四祖基慶三后在天薦侑備成靈娛其

旋孝孫應嘏受福永年送之懷之明發惻然

嘉祐禘享二首

迎神懷安 來茲孝享禮備樂成神登于俎祝導于

祊展牲肥腍奏格和平靈其昭格肅儉凝情

送神懷安 靈神歸止光景肅然福祥裕世明威在

天孝孫有慶駿烈推先佑茲基緒彌萬斯年

英宗本紀治平二年十一月辛未享太廟

禮志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日益冬薦享改為禘祭案春

秋閏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

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

天僖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案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

冬應禘而誤禘於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閒九禘八禘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未應禘明年未禫亦未應禘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禘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官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祚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禫祭然後新主耐廟特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為禘祭喪除必有禘祭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禘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禘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禘未嘗權罷唯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嘗併行於季冬矣其禘禘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禘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蕙田案禘禘為四時之閒祀與時享兩不相

妨自惑於三年五年之期而疎數致咎又惑於喪畢吉祭之文而禘禘之本義全失無一而可

神宗熙甯八年有司言已尊僖祖為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祖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禘禘著為定禮

老學庵筆記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爲二說鄭氏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徐邈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本朝自慶厯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甯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卽比年行祫復踵前失請依慶厯以來之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如見行典禮詳定所又言古者裸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

禘不廢時祭之禘秋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爲時祭本朝沿襲故常久未釐正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從之

蕙田案自公羊有五年再殷祭之文鄭氏據之又附會緯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蔓衍經傳分離乖隔後世不察遵而行之疏數不均遠近無準朝廷之上每譁然集議迄鮮折衷皆由不考周禮四時閒祀之義耳至是詳定禮文所始有禘祫之義存於周禮之說而以裸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信經捨傳直透本原一切葛藤不削自絕乃千古之確論說經之正說聖

人復起不可易矣惜當代及後世仍不能尊信而相沿往說不改緯書之流毒其深矣夫
文獻通考元豐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為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案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祭四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與禘皆合羣廟之

王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臣等竊謂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從之

蕙田案神宗此舉直是千古卓識有此卓識方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真是失禮莫甚也宋史禮志詳定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案禮祝延尸入奧灌後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室坐於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徒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禘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禮部言合食之禮始祖東面昭南穆北者本室中之位也今設位戶外祖宗昭穆別為幄次殆非合食之義請自今禘享即前

禮通設帳幕以應室中之位

文獻通考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祫也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享議者請陳瑞物及陳國之寶元豐中有司請親祠太廟令戶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請祫享陳設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宋史禮志大觀四年議禮局請每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則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

文獻通考議禮局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豆邊脯醢玉

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徒饌之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

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詔依所議

楊氏復曰大禘則如朱子周大禘圖時禘則如朱子周時禘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也太祖南向昭西向穆東向而已

蕙田案以上三條所論祭禮漸與經義相近皆儒者考經之效也

宋史禮志南渡之後有禘而無禘

高宗建炎二年禘享於洪州

紹興二年禘享於溫州時儀文草創奉遷祖宗及祧廟神主別廟神主各設幄合食於太廟始祖東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紹興五年奉安太廟神主復議太祖東向禮親行款謁

文獻通考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禘為重今戎事方飭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

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悞宜不可緩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若乃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禘享以居東向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禘享用魏晉故事虛東向之位逮至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禘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甯

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
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
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神宗皇帝初未爲然委曲訪
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心宜
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
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向爲恨
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
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
合禮經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既祧
正合典禮至於崇甯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
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
宣祖並卽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尙居第四室遇大
祫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
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非容私意於其間祖
功宗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創業
爲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之次者亦未有非受命
而追崇之祖居東向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又言漢
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
故規規然援后稷爲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
論紛然乍遷乍耐使當時遂尊神堯爲太祖豈得更有
議論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
聖德明之廟遇祫卽廟而享焉是爲別廟之祭以全太
祖之尊蓋合於漢以太公居合食之列魏晉武宣而
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
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
也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爲始祖太

祖寔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甯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甯始為熙甯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與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而遂尊為始祖耶為崇甯之說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考也臣謹案春秋書桓宮僖宮災譏其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况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說非天下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哉臣竊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董棻奏請深得

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蓋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禘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於東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禘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惟以東向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諡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禘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甯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禘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倘以

熙甯之禮爲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不得東向而廟號徒爲虛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饗是也商以契爲太祖饗爲稷所自出故禘饗而以契配焉周以稷爲太祖饗爲稷所自出故禘饗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惟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祭天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考之於經皆無所據惟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熙甯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爲其無毀廟之主故也惟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爲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爲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

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爲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欲正景帝東向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毀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別廟卒從陳京之說祔於德明興聖之廟蓋皋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崇奉聖祖之宮亦德明興聖之比也臣竊謂四祖神主宜倣唐禮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方今巡幸或寓於天慶觀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於興聖遇祫卽廟而享之臣竊謂四祖神主祔於天興大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旣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寔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是四親二祧

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爲限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世之祖廟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爲穆以公叔祖紺王季武王爲昭并太祖后稷爲七廟焉高圉於成王爲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爲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甯以來增爲九世三年一祫則敘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爲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爲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名爲祫則歷代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

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今行朝官府下逮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大抵前日之肆為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為苟簡則曰理合隨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為法臣今所陳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他年祫享必敘昭穆以別東向之尊勿以去冬所行為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聞奏時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為本朝太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別宮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向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寔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向而以世次敘位在理為當晏原復謂正

太祖東向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酌漢制別為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向順祖而下以昭穆為序

蕙田案太祖正東向之位禮之經也四祖祀於別殿禮之權也董棻王普所奏為得經權之宜然遷延日久至甯宗而後斷然行之豈不難哉

文獻通考孝宗乾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別廟懿節皇后神主依禮例合祔於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合祔於徽宗室祖姑之下詔禮部秘書省國史院官參明典故擬定申尚書省李燾等擬乞以懿節皇后神座設於神宗幄內欽慈皇

后之右少卻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座設於徽宗幄內
顯仁皇后之左皆少卻其邊豆鼎俎并祝詞等別設並
如舊制仍候酌獻祖宗位畢方詣三后位詔從之

吏部尚書汪應辰等言準尚書省送到太常少卿林
栗劄子禋享之禮古人不以別廟附姑而附於祖姑
者以別嫌也案曲臺禮別廟神主附於祖姑之下有
三人則附於親者既附於祖姑又各附於親者之下
明其一幄同享一位之薦不得別設幄次矣從來有
司失於檢照將別廟神主附享之位別設幄次若別
設幄次當在舅姑之下豈得上附於祖姑乎今來太
廟禋享懿節皇后附於神宗幄祖姑之下別設幄次
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者一也神宗與三后共
享一位犧牲粢盛之薦而懿節來附獨享其一今來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各設幄次附於徽宗幄祖姑之
下徽宗與三后共享一位之薦而安穆安恭共享其
二揆之人情夫豈相遠此其不可者二也且附之言
附也孫婦之於祖姑其尊卑絕矣禮無不順附豐而
尊殺附伸而尊屈將得為順乎栗竊謂別廟神主附
於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當別設幄次陳其邊豆列
其鼎俎亦不當別致祝詞但於本幄祖姑之下添入
別廟附享某皇后某氏於禮為稱

蕙田案附於祖姑者昭穆同也若另設幄便
失附義林議是

淳熙元年詔議禋享東向之位
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
祖東向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禋享又不得東向則

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棻建議乞
正藝祖東向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
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東向得旨下侍從
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
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俛劉甯正胡文脩梁
汝嘉張致遠朱震任中先何慤楊晨莊必強李弼直
皆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向無疑乞行釐正時臣
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
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
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烝祫禘嘗並行別祀而
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向則受命之祖不屈其
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為然即擢董
棻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霈為諫議大夫以

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向為
非不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
脇制議者而欲祫享虛東向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
代之制度定藝祖為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
祖東向始尊開基創業之主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
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
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
追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
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
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
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
今若酌三代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
一廟為四祖之廟若欲省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

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向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眾議不同乃詔有司止遵見行祫享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備宗已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

蕙田案太祖至此始正東向之位詳見天子廟制條下

孟冬祫享儀注 時日太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冬時享前擇日祫享太廟關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太常寺參酌訖具時日散告齋戒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

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戶部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卻奉禮協律郎太祝大官令內常侍內謁者薦香燈官宮闈令扶持內侍捧腰輿內侍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十月某日孟冬祫享太廟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太祝大官令內常侍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祿卿丞天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宗室於睦親宅

都廳如相妨即於宗學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房內侍以下亦於太廟齋房致齋惟享事得行其餘悉齋房內侍以下亦於太廟齋房致齋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房官給酒饌享官已齋

而闕通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皇后神主而闕通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皇后神主而闕通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皇后神主

衛親事官等宿於太廟齋房享日丑前五刻所司陳行廟享太障坐障等於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

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內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本廟宮闈令升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

后神主至室門次引內常侍北向俯伏跪稱攝內常侍臣某言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享於

太廟降殿乘輿奏訖俯伏與凡內常侍又宮闈令捧接神奏請準此主內常侍前引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

廟南神門外幄次東向權奉安援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止行障坐障至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

引詣殿上神幄如儀省牲器晨裸享日丑前儀同朝

五刻行用丑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廟庭北向立祠祭時七刻

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婦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凡宮闈

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人就位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次大官點閱訖升西階各就位

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

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儀凡點視及點閱皆先詣信神位以至次位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

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

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
 大官令入就殿下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
 部尚書終獻禮官人就殿下席位西向立祭官於殿上
 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指笏於祈室內奉帝主
 出詣殿上神幄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伺於几後殿
 置設於坐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執
 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
 巾覆之退復執事位初
 殿上贊奉神主內常侍以下於太廟南門外神幄奉別
 廟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腰輿入南神西
 偏門至殿下南向內常侍以下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內
 常侍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常侍稍前奏懿節
 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奏訖退詣
 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降輿升殿
 奏訖宮闈令奉神主升自泰階至殿上本廟宮闈令捧

接懿節皇后神主附於神宗神幄內欽慈皇后神主之
 右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附於徽宗神幄內顯仁皇
 后神主之右各設於座奉神主設於
 座並如上儀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
 門內道南西向立以俟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
 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
 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
 太祝大官令各就位立定大官令就傳
 祖位尊彝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
 北向立指笏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指笏洗
 瓚拭瓚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尊彝所東向
 立若南北向神御尊彝所
 即皆西向立酌獻準此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指笏跪執
 瓚執彝者舉罍大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
 北向立若南北向神御尊彝所
 即皆西向立酌獻準此初獻以瓚授執事者執笏興詣
 僖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南向神位即北向立若北
 向神位即南向立酌獻準此指笏跪次引奉

禮郎指笏南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瓚授初獻

初獻受瓚以鬯裸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

幣授奉禮郎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與先詣順祖

神位前若北向神位即東向立西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俯伏與少

退再拜次詣順祖位翼祖位宣祖位太祖位太宗位真

宗位仁宗位英宗位神宗位哲宗位徽宗位欽宗位懿

節皇后位安穆皇后位安恭皇后位裸鬯奠幣並如上

儀訖俱復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作興

安之樂孝熙昭德之舞九成偃麾戛啟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俯伏舉麾興

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啟而後止既晨裸薦香燈官入取毛血於神位前大官

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鬱鬯貫之以管燎於爐炭薦

香燈官以肝管詔於神位又以墮祭三祭於茅苴退復

位饋食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廚以乙升牛於俎肩臂在

俎每位牛羊豕各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裸訖捧俎官入

執事者捧俎入詣西階下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詣

西階下搢笏奉俎戶部奉牛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

僖祖神位前西向跪奠若南向神位即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

羊次薦豕各執笏俯伏與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

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歌樂

三

上端肥略在下端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次升羊豕如牛各實於一

長脇一短脇一代脇一皆二骨以並在中

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

前中豕在右

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擣於醢祭於豆閒三又取

黍稷肺祭如初俱藉於茅退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

北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

告作正

安之樂

初獻升

降行止

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歌樂

三

作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順祖位大

南之樂翼祖位大順之樂宣祖位天元之樂太祖位皇武之樂太宗位大定之樂
真宗位熙文之樂仁宗位美成之樂英宗位治隆之樂神宗位大明之樂哲宗位
重光之樂徽宗位承元之樂欽宗位端慶之樂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

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著尊之醴齊訖先
詣順祖位酌尊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

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
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立樂止

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
東向立若北向神位即西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

官令復詣僖祖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
僖祖位酌尊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階登歌樂作降階

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
樂作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

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
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酌尊所東向立宮架作武

安之樂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
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壺尊之盞齊訖先詣順

祖位酌尊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
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

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俯伏興少退再拜次詣
每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將詣太室次

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復位初終獻
畢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臣禮位詣盥洗位搢笏盥

手帨手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
俯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惟七祀先詣司命位奠爵訖興少立次引太祝登歌恭安

進詣神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讀訖退復位禮官再拜

之樂作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束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

架輿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祔室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祔室薦香燈官先捧置於神座納神主於廣訖捧

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祔室並如上儀

退復位若別廟神主還本廟則俟祠祭官贊納神主次引內常侍以下先入詣殿庭北向立俟納神主訖次引內常侍升殿詣神宗神幄內於節皇

后神主前奏請節節皇后神主降殿乘輿并詣徽宗神幄內安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並如上儀赴本廟奏訖宮闈令奉神主降自泰階內常侍前導各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輿輿出太廟南神西偏門至廟門外援衛親

事官等援衛過別廟如過太廟之儀腰輿至本廟殿下北向內常侍詣腰輿前奏請節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降輿升殿奏訖復位本廟宮闈令捧接神主升殿並如太廟之儀闈戶以降內常侍以下北向西上立贊者曰拜內常侍以下再拜

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部尚書亞終獻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取幣束茅置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詣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竇土半坎本廟宮闈令監視次引初獻

以下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祀望燎位西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

視收徹訖還齋所宮闈令闈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祿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祿卿望闈再拜乃退

蕙田案此所定儀注頗合古禮皆朱子之論有以啟之也

宋史樂志禘享八首 迎神興安黃鐘宮 時維孟冬霜露既零合食盛禮

以時以行孝心翼翼惟神來甯肅倡斯舉神其是聽 大呂角 於穆孝思嘉薦維時誠通茲格咸來燕娛

神之聽之申錫蕃釐於萬斯年永保丕基

太族徵 於昭孝治通乎神明寒暑不忒熙事備成
犧牲孔碩黍稷惟馨以享以祀來燕來甯
應鐘羽 苾芬孝祀薦灌肅雍致力於神明信咸通
靈之妥留惠我龐鴻廣被萬寓福祿攸同
初獻順祖酌獻大甯 於赫皇祖濬發其祥德盛流
遠奕世彌昌孝孫有慶嘉薦令芳神保是享錫羨無
疆
翼祖酌獻興安 上天眷命佑我不基翼翼皇祖不
耀其輝積厚流長福祿攸宜祀事孔時曾孫篤之
光宗室酌獻大承 於皇光宗握符御極昭哉嗣服
惟仁與德勤施於民靡有暇逸萬年之思永奠宗祏
送神興安 合祭大事因時發天翼翼孝思三獻禮
虔神兮樂康颺馭言旋永福後人於千萬年

右宋禘祫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

內廷儀秦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周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爵

李天保總督蘇州府桐城方觀承同訂

真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古禮一百

禘祫

金史禮志汴京之廟在宮南馳道之東殿規一屋四間限其北為神室其前為通廊東西二十六楹為間二十有五每間為一室廟端各虛一間為夾室中二十三間為十一室從西三間為一室為始祖廟祔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祧主五餘皆兩間為一室世祖室祔肅宗穆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每室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皆南向石室之龕於各室之西壁東向其世祖之龕六南向者五東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

龕總十八龕祭日出主於北牖下南向禘祫則並出主
始祖東向羣主依昭穆南北相向東西序列

世宗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議祫享犧牲品物案唐開元
禮宋開寶禮每室犢一羊一猪一五禮新儀每室復加
魚十有五尾天德貞元例與唐宋同有司行事則不用
太牢七祀功臣羊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隆減定通
用犢一兩室共用羊一豕一酒百瓶此於禮有缺今七
祀功臣牲酒請依天德制宗廟每室則用宋制加魚然
每室一犢後恐太豐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犢羊豕如
舊又以九月五日祫享當用鹿肉五十斤獐肉三十五
斤兔十四頭為醢醢以貞元正隆時方禁獵皆以羊代
此禮殊為未備詔從古制
十年正月詔宰臣曰古禮殺牛以祭後世有更者否其

檢討典故以聞有司謂自周以來下逮唐宋祫享無不
用牛者唐開元禮時享每室各用太牢一至天寶六年
始減牛數太廟每享用一犢宋政和五禮新儀時享太
廟親祀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宋開寶二年詔吳天上
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
代一犢今三年一祫乃為親祀其禮至重每室一犢恐
難省減遂命時享與祭社稷如舊若親祀宗廟則共用
一犢有司行事則不用
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為殷祭祫為合食祖
廟禘為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
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黷不欲疏疏則怠
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祫象閏五

五禮通考卷一百

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禘禮若議禘祭當於禘後十八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為常禮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應圖功臣配享廟庭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為序以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或並用親王或以太尉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其月則停時享十二年十月禘享以攝官行事詔共用三犢十七年十月禘享太廟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宮縣登歌讓皇帝廟至禘禘月一祭止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步不同難以容設宮縣樂舞并樂器亦是闕少看詳恐合依唐讓皇帝禘享典故樂用登歌所有牲牢尊俎同太廟一室行禮及契勘得自來禘享遇親祠每室一犢攝官行禮

共用三犢今添武靈皇帝別廟行禮合無依已奏定共用三犢或增添牛數奏奉敕旨太廟別廟共用三犢武靈皇帝廟樂用登歌差官奏告並準奏

十九年禘祭昭德皇后廟不用犢

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戌禘享於太廟

禮志詔禘禘共用三犢有司行事則以鹿代

世宗本紀二十七年十月禘享於太廟

禮志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禘享至今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案公羊傳閏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禘則禘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禘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

時可爲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陞祔已三年尙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祫禮伏爲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議其速恐冬祫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陞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於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祫祫則祫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祫禮上從之

章宗本紀明昌四年四月戊申親祫於太廟

禮志明昌三年十二月尙書省奏明年親祫室當用犢一欽懷皇后祔於明德之廟案大定三年祫享明德皇后室未嘗用犢敕欽懷皇后亦用之上因問拜數右丞瑋具對上曰世宗聖壽高故殺其數亦不立於位今當

從禮而已大定六年定晨裸行禮自大次至版位先見神之禮兩拜再至版位又兩拜裸畢還版位再兩拜還小次酌獻時盥洗位盥訖至版位先兩拜酌獻畢還版位再兩拜止將始祖祝冊於版位西南安置讀冊訖又兩拜還小次又至飲福位先兩拜飲畢兩拜凡十六拜

章宗本紀承安元年十月丙辰祫享於太廟

泰和元年冬十月乙酉祫享於太廟

三年四月乙巳祫於太廟

八年四月戊申祫於太廟

宣宗本紀貞祐二年正月癸未有司奏請權止今年祫享從之

禮志貞祐四年原本二年誤命參知政事李革爲修太廟使七

五禮通考卷一百
四
月吉日親行耐享有司以故事用皇帝時享儀初至版
位兩拜晨裸及酌獻則每位三拜飲福五拜總七十九
拜今升耐則徧及祧廟五室則爲一百九拜也明昌間
常減每位酌獻奠爵後一拜則爲九十二拜而已然大
定六年世宗嘗令禮官通減爲十六拜又皇帝當散齋
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慶殿今國事方殷宜權散
齋二日致齋一日上曰拜數從大定例餘準奏禮部尙
書張行簡言近奉詔從世宗十六拜之禮臣與太常參
定儀注竊有疑焉謹案唐宋親祠典禮皆有通拜及隨
位拜禮世宗大定二年親行奉安之禮亦通七拜每室
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禘始敕有司減爲十六拜
仍存七十二拜之儀其意亦可見矣蓋初年享禮以備
故後從權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廟見奉安而遽從此制

是於隨室神位並無拜禮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開十
有二室姑從十六拜猶可今十有七室而拜數反不及
之此臣之所疑二也況六年所定儀注惟於皇帝版位
前讀始祖一室祝冊夫祭有祝辭本告神明今諸祝冊
各書帝后尊諡及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稱亦
自不同而乃止讀一冊餘皆虛設恐於禮未安此臣之
所疑三也先王之禮順時施宜不可多寡惟稱而已今
近年禮官酌古今別定四十四拜之禮初見神二拜晨
裸通四拜隨室酌獻讀祝畢兩拜飲福四拜似爲得中
上從之乃定耐享如時享十二室之儀又以祧廟五主
始祖室不能容止於室戶外東西一列以西爲上神主
闕者以升耐前三日廟內敬造以享日丑前題寫畢以
次奉陞十月己未親王百官自明俊殿奉迎祖宗神主

於太廟幄次辛酉行禮用四十四拜之儀無宮縣樂犧
牲從儉十七室用犢三羊豕九而已以皇太子爲亞獻
濮王守純爲終獻皇帝權服靴袍行禮日服袞冕皇太
子以下公服無鹵簿儀仗禮畢乘馬還宮

宣宗本紀興定四年四月禘於太廟

元光二年十月己卯禘於太廟

續文獻通考哀宗釋服將禘享太廟有司奏冕服成上
請仁聖慈聖兩宮太后御內殿因試衣之以見兩宮大
悅上更便服奉觴爲兩宮壽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
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
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享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何嘗
忘慈聖太后亦曰恆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

金史樂志

禘祫親饗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甯之曲出入步武同

惟時升平禮儀肇興鳴鑾至止穆穆造庭百辟卿士

恪謹迎承恭隸祖考神宇攸甯

皇帝升殿登歌夾鐘宮昌甯之曲升階及將登殿位皆同登歌笙鏞

既陳鼻尊在戶升降有容惟規惟矩恭敬明神上儀

交舉永言保之承天之祐

皇帝盥洗宮縣無射宮昌甯之曲 惟水之功潔淨

精微洗爵奠斝于德有輝皇皇穆穆宗廟之威宜其

感格福祉交歸

皇帝降階宮縣無射宮昌甯之曲 於皇神宮象天

清明有來肅肅相維公卿禮儀卒度君子攸甯孔時

孔惠綏我思成

迎神宮縣來甯之曲黃鍾宮三奏大呂角二奏太簇

徵二奏應鐘羽二奏詞同 八音克諧百禮具舉明
德維清至誠永慕神之格思雲駢風馭來止來臨千
祀燕處

蕙田案此迎神九奏極得周禮九變之意

司徒引俎宮縣無射宮豐甯之曲 維牲維犧齊明
致祠我將我享吉蠲奉之博碩肥膄神嗜為宜千秋
歆此永綏黔黎

始祖酌獻宮縣無射宮大元之曲 惟酒既清惟穀
既馨苾芬孝祀在廟之庭羞于皇祖來燕來甯象功
昭德先祖是聽

德皇帝大熙之曲 萬方欣戴鴻業創基瑤源垂裕
縣飈重熙式崇苾祀爰考成規邊豆有楚益臻皇儀
安皇帝大安之曲 爰圖造邦載德其昌皇儀允穆

誕集嘉祥明誠昭格積厚流光祇嚴清廟鐘石琅琅
獻祖大昭之曲 惟聖興邦經始之初鳩民化俗還
定攸居迪德純儉志規遠圖時哉顯祀精誠有孚
昭祖大成之曲 天啟璇源貽慶定基率義為勇施
德為威耀武拓境功烈巍巍永昌皇祚均福黔黎
景祖大昌之曲 丕顯鴻烈基緒隆昌聖期誕集邦
宇斯張尊嚴廟祔昭格休祥煌煌緝典億載彌光
世祖大武之曲 桓桓代功天鑒其明惟威震疊惟
德綏甯神策無遺鴻圖以興曾孫孝祀適昭厥成
肅宗大明之曲 於皇神人武烈文謨左右世祖懷
柔埽除威振遐邇化漸蟲魚垂光縣永成帝之孚
穆宗大章之曲 烝哉文祖欽聖宏淵慈愛忠信典
策昭然歆此明祀繁祉縣縣時純熙矣流慶萬年

康宗大康之曲 惟明惟聽煜煜神功儀刑世業昭
格上穹持盈孝孫薦芳斯豐錫我祉福皇化益隆
太祖大定之曲 功超殷周德配唐虞天神協應平
統寰區開祥垂裕肇基永圖明明天子敬陳典謨
太宗大惠之曲 巍巍德鴻無爲端辰祚承神功究
馴俗燮清宮緝熙孝悌時祀欽奠著誠犧尊嘉旨
熙宗大同之曲 昭顯令德神基丕承對越在天享
用躋升於穆清廟來燕來甯神其醉止惟欽克誠
睿宗大和之曲 皇祖開基周武殷湯猗歟聖考嗣
德彌光啟祐洪緒長發其祥嚴恭廟享萬世烝嘗
世宗大鈞之曲 神之來思甫登于堂裸圭有瓚和
鬯芬芳巍巍先功啟祐無疆萬年肆祀孝心不忘
顯宗大甯之曲 於皇神宮有嚴惟清吉調孝祀惟

神之甯對越在天綏我思成敷佑億年邦家之慶
章宗大隆之曲 兩紀踐祚萬方甯康文經天地武
服遐荒禮備制定德隆業昌居歆典祀億載無疆
宣宗大慶之曲 猗歟聖皇三代之英功光先后德
被羣生牲粢惟馨鼓鐘其鏗神兮來思歆于克誠
文舞退武舞進宮縣無射宮肅甯之曲 明明先聖
神武維揚開基垂統萬世無疆干戚象功威儀有光
神保是饗昭哉降康
亞終獻無射宮肅甯之曲 涓辰之休昭祀惟恭威
儀陟降惟禮是從邊豆靜嘉於論鼓鍾惟皇受祉監
斯德容
皇帝飲福登歌夾鐘宮福甯之曲 犧牲充潔粢盛
馨香來格來享精神用彰飲此純禧簡簡穰穰文明

天子萬壽無疆

徹豆登歌夾鐘宮豐甯之曲 孝祀肅睦明德以薦

樂奏九成禮終三獻百辟卿士進徹以時小大稽首

神保聿歸

送神宮縣黃鐘宮來甯之曲 潔茲牛羊清茲酒醴

三獻攸終神既燕喜神之去兮載錫繁祉萬壽無疆

永保禋祀

禘禘有司攝事

初獻盥洗宮縣無射宮肅甯之曲 祀事之大齋栗

為先潔精以獻沃盥于前既灌以升乃薦豆籩神其

感格歆于吉蠲

升自西階登歌奏夾鐘宮嘉甯之曲餘並同 國有太

宮合食以禮躋階肅肅降陛濟濟鏘然純音節乃容

止神之格思永綏福履

蕙田案金制三年冬禘五年夏禘則猶張純

鄭元之說也

右金禘禘

元史禮樂志親祀禘禘樂章

未詳年月太常集禮云別本所錄以時考之疑至元三年以前擬用詳見制樂

始末

皇帝入門宮縣奏順成之曲無射宮 熙熙雍雍六

合大同維皇有造典禮會通金奏王夏祇款神宮感

格如響嘉氣來叢

皇帝升殿奏順成之曲夾鐘宮 皇明燭幽沿時制

作宗廟之威降登時若趨以采茨聲容有恪日藝日

文監茲衍樂

皇帝詣壘洗宮縣奏順成之曲

太常集禮云至元四年用此曲名曰肅成至大以後用此詞律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禘禘

九

同無射宮 酌彼行潦維挹其清潔齊以祀祀事孔

明肅肅辟公沃盥乃升神之至止歆于克誠

皇帝詣酌尊所宮縣奏順成之曲無射宮 靈庭愔

愔乃神攸依文為在禮載斟匪祈皇皇穆穆玉佩聲

希列侯百辟濟濟闕威

迎神宮縣奏思成之曲至元四年名來成之曲詞律同

司徒捧俎宮縣奏嘉成之曲至元四年詞律同

酌獻始祖宮縣奏慶成之曲無射宮 啟運流光幅

員既長敬共祀事鬱鬯芬薌德以舞象功以歌揚式

歌且舞神享是皇

諸廟奏熙成昌成鴻成樂成康成明成等曲詞闕

文舞退武舞進宮縣奏肅成之曲至元四年名和成之曲詞律同

亞終獻宮縣奏肅成之曲至元四年名順成之曲詞律同

皇帝飲福登歌奏釐成之曲夾鍾宮 誠通恩降靈

慈昭宣左右明命六合大全啐飲椒馨純嘏如川皇

人壽穀億萬斯年

徹豆登歌奏豐成之曲夾鍾宮 三獻九成禮畢樂

闋于豆于登于焉靖徹多士密勿樂且有儀能事脫

穎孔惠孔時

送神奏保成之曲黃鐘宮 雲車之來不疾而速風

馭言還圓其恍惚神心之欣孝孫之祿燕翼無疆景

命有僕

蕙田案元禘祫之禮未詳傳志惟禮樂志載

此數章注云疑至元三年以前所擬蓋禮文

散佚姑存之以見禮意

右元禘祫

明史禮志洪武元年禘饗太廟德祖皇考妣居中南向
懿祖皇考妣東第一位西向熙祖皇考妣西第一位東
向仁祖皇考妣東第二位西向

大明集禮國初以歲除日祭太廟與四時之祭合為
五享其陳設樂章竝與時享同累朝因之

國初歲除祭太廟祝文維洪武年月日孝元孫皇帝
某敢昭告于高曾祖考四廟太皇太后時當歲暮明
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太廟用申追慕
之情尚享

續文獻通考太祖洪武七年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
不報時答祿與權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
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

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禘祭
未舉宜令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下禮
部太常寺翰林臣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
始祖所自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
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禘已禘
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
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
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者
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遽行遂寢

明史禮志宏治元年定每歲暮奉禘廟懿祖神座於正
殿左居熙祖上行禘祭之禮

明會典宏治元年建禘廟于寢殿後其制九閒閒各為
室翼以兩廡乃奉安神主衣冠于廟正中南向國初

以歲除日祭太廟與四時之享合為五享宏治初既祧懿祖始以其日奉祧主至太廟行祫祭禮先期遣官祭告太廟又遣官祭告懿祖於祧廟俱用祝文酒果告畢太常寺設懿祖神座于正殿西向至日祭如儀

宏治初祫祭祝文 太廟祭告維年月日孝元孫嗣

皇帝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廟太皇太后皇考憲純皇帝茲者歲暮特修祫祭之禮恭迎懿祖皇帝同臨享祀伏惟鑒知謹告

懿祖祭告茲者歲暮恭于太廟舉行祫祭之禮祇請聖靈詣廟享祀特申預告伏惟鑒知謹告

太廟祫祭 同前國初祭文

明史世宗本紀嘉靖十年夏四月甲子禘於太廟禮志嘉靖十年世宗以禘祫義詢大學士張璁令與夏

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譜牒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學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為虛位以祀帝深然之會中允廖道南謂朱氏為顓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為據禘顓頊遂詔禮部以言道南二疏會官詳議諸臣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顓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為正帝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為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之始祖帝併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禘既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數適宜帝自為文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敕禮部具儀擇日四月禮部上大禘儀注前期告廟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時享儀

錦衣衛設儀衛太常卿奉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廟正殿安設如圖儀至日行禮如大祀圜丘儀及議祧德祖罷歲除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禘禮太常寺設德祖神位于太廟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春明夢餘錄世宗欲復古禘祭禮敕輔臣及禮官集議夏言撰禘義以進曰禮云不王不禘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足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帝嚳是也我祖宗之有天下固以德祖爲始祖百六十年来居中南向享太廟歲時之祭者德祖也今陛下定大禘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不可尊德祖乎夫既身爲太祖之始祖矣而又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

熹亦曰禘自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夫三代而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帝帝嚳則既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慈孫之所忍爲也臣以爲宜設初祖虛位而以太祖配享蓋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議入上然之既而諭禮部祀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太廟奉皇祖配每丙辛年舉行神牌曰皇初祖帝神位十年冬上諭禮官曰太祖以恩隆德祖今日當以義尊太祖禘祭奉四祖同太祖皆南向庶見太廟爲特尊太祖之意禮官夏言言禮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太祖之廟是爲大禘亦以尊太祖也太廟太祖之廟不當與昭穆同序太祖太廟之祖不可與子孫並列自今大禘宜奉德祖居中懿熙仁太祖東西序皆南向

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如故不惟我太祖列羣廟之上
足以伸皇上之心而懿熙仁三祖得全其尊尤足以
體太祖之心上曰善

明集禮大禘嘉靖十年定前期上告廟如常儀太常寺
奏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時享儀錦衣衛設儀衛侍
從太常寺卿奉請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廟正殿
安設是日早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太常卿跪奏
請聖駕詣太廟上至太廟門外降轎導引官導上入御
幄具祭服出山殿左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
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樂作內贊奏四拜
傳贊百奏上香導上至皇初祖太祖前俱三上香訖奏復
位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導上至皇初
祖前奠帛獻爵復導至太祖前儀典儀唱讀祝奏跪傳贊

殿官樂暫止內贊贊讀祝讀訖樂作內贊奏俛伏興平身

傳贊百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樂止復唱行終獻禮

樂作樂止太常卿進立于皇初祖前西向唱賜福胙上

飲福受胙興四拜傳贊百典儀唱徹饌唱送神內贊奏四

拜傳贊百典儀唱捧祝帛詣燎位唱望燎俱如儀太常

卿捧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內贊奏禮畢樂止上由殿左

門出至太廟門外導引官導上入御幄易常服還宮

祝文 維嘉靖年月日孝元孫嗣皇帝某敢昭告于

皇初祖神曰仰惟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啟我列

聖追慕德源敬茲報祭願來格斯奉皇祖太祖高皇

帝配侑尚享

明史樂志大禘樂章

迎神元和之曲 於維皇祖肇創丕基鍾祥有自曰

五禮名一
本先之奄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隆以申孝思瞻望稽首介我休禧

初獻壽和之曲 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思報德兮禮莫先仰希鑒兮敢弗虔

亞獻仁和之曲 中鴈載升于此瑤觥小孫奉前願歆其誠樂舞在列庶職在庭祖鑒孔昭集佑攸亨

終獻德和之曲 於維兮先祖延慶兮深高追報兮曷能三進兮香醪

徹饌太和之曲 芬兮豆籩潔兮黍粢祖垂歆享徹乎敢遲禮云告備以訖陳詞永裕後人億世丕而

送神永和之曲 禘祀兮具張佳氣兮鬱昂皇靈錫納兮喜將一誠通兮萬載昌祈鑒佑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兮曷以量小孫頓首八兮以望遙瞻冉冉兮聖

靈皇皇

明史禮志十五年復定廟饗制立春植享各出主于殿立夏立秋立冬出太祖成祖七宗主饗太祖殿為時禘季冬中旬卜日出四祖及太祖成祖七宗主饗太祖殿為大禘祭畢各歸主於其寢

明會典九廟特饗前期太常寺奉請欽定捧主官及齋戒省牲俱如常儀一前期一日太常寺官詣各廟陳設如儀一正祭日儀同前惟祝文總一讀各廟俱捧主行禮 九廟時禘儀與前時禘儀同奉懿祖熙祖仁祖太祖神座皆南向成祖而下東西向陳設樂章祝文皆更定而先期遣官祭告如前

明集禮嘉靖十五年定大禘儀前期一日太常寺陳設如圖儀正祭日上至廟戟門東帷幕具祭服出自戟門

左入率捧主官至祧廟及寢殿出主捧主官請各廟主
至太廟門外候五祖主至闕殿門入上安德祖主捧主
官各安懿祖以下主訖典儀唱舞樂生就位執事官各
司其事上至御拜位如常儀懿祖而下上香獻帛獻爵
俱捧主官代

祝文 維嘉靖年月日孝元孫嗣皇帝某敢昭告于
德祖元皇帝元皇后懿祖恆皇帝恆皇后熙祖裕皇
帝裕皇后仁祖瀆皇帝瀆皇后太祖高皇帝孝慈高
皇后成祖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誠孝昭
皇后高祖考宣宗章皇帝高祖妣孝恭章皇后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皇曾祖妣孝莊睿皇后皇祖
考憲宗純皇帝皇祖妣孝貞純皇后皇伯考孝宗敬
皇帝皇伯妣孝康敬皇后皇考睿宗獻皇帝皇妣慈

孝獻皇后皇兄武宗毅皇帝孝靜毅皇后曰氣序云
邁歲事將終謹率羣臣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特修
大禘禮于太廟用申追感之情伏惟尙享

明史樂志大禘樂章

迎神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
時維歲殘大禘洪張祖宗聖神明明皇皇遙瞻兮頓
首世德兮何以忘

初獻壽和之曲 神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
卮捧來前兮慄慄仰歆納兮是幸已而

亞獻豫和之曲 再舉瑤漿樂舞羣張小孫在位陪
助賢良百工羅從大禮肅將惟我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甯和之曲 思祖功兮深長景宗德兮馨香報
歲事之既成兮典則先王惟功德之莫報兮何以量

五禮通考卷一百
徹饌雍和之曲 三酌既終一誠感通仰聖靈兮居
歆萬禩是舉兮庶乎酬報之衷

還宮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神運無跡兮
化無方靈返天兮主返室願神功聖德兮啟佑無終
元孫拜送兮以謝以祈

禮志嘉靖十七年定大禘祝文九廟帝后諡號俱全書
時禘止書某祖某宗皇帝更定季冬大禘日奉德懿熙
仁及太祖異室皆南向成祖西向北上仁宗以下七宗
東西相向禮三獻樂六奏舞八佾皇帝獻德祖帝后大
臣十二人分獻諸帝內臣十二人分獻諸后

二十年十一月禮官議歲暮大禘當陳祧主而景神殿
隘請暫祭四祖於後寢用連几陳籩豆以便周旋詔可
二十二年定時享大禘罷出主上香奠獻等儀臨期捧
衣冠出納太常及神宮監官奉行

二十四年罷季冬中旬大禘並罷告祭仍以歲除日行
大禘禮同時享

二十八年復告祭儀穆宗卽位禮部以大行皇帝服未
除請遵宏治十八年例歲暮大禘孟春時享兩祭皆遣
官攝事樂設而不作帝卽喪次致齋陪祀官亦在二十
七日之內宜令暫免從之

續文獻通考初禮部尚書夏言請行古大禘禮下廷議
皆請禘德祖世宗皆不允有旨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
五年一舉先是下令中書官書皇初祖帝神牌位于太
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之每特享祖宗以立春于
本廟夏秋冬皆合享於太廟循時禘之典季冬仍修大
禘禮于太廟獻廟止修四時之祭避豐禴也

五禮通考卷一百
穆宗隆慶元年行大禘禮于太廟命駙馬都尉謝詔代
三年十二月戊辰行大禘禮于太廟

右明禘禘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龔泰蕙用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曾

李太保總督蘇州府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寔

參校

吉禮一百一

薦新

周禮天官甸人春獻王鮪

注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

大者云獻者獻于廟之寢故鄭注引月令云薦鮪於寢廟取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魚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廟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龍人云秋獻龜魚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令季冬漁人始魚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案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以其非時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注鮮當為獻聲

之悞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疏鮮當為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非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啟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啟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啟之既祭司寒明啟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

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

注進時美物 疏案爾雅釋魚云鮪鮪鮪郭景純云

以鱸而小建平人呼鮪子一本云王鮪似鱸口在頰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似鱸長鼻體無鱗甲

方氏慤曰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性必親率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孟夏之月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注麥之新氣尤盛以彘嘗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方氏慤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彘嘗麥者以木生火也仲夏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注此嘗也而

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疏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

方氏慤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雛者雞以雛為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耳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其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

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注麻始熟也

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注稻始熟也

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注

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 疏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晞孟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少儀未嘗不食新

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疏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方氏慤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左傳言不食新乃謂麥為新以夏為秋故也

中庸薦其時食

朱子章句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

膏香之類是也

陳氏禮書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氏釋王制謂大夫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時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詩豳風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疏引之證經獻羔之事

在二月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

王制云庶人春薦韭亦以新物故薦之也何氏楷曰其蚤孔云其蚤朝也愚案即二月朔也韭菜名禮祭宗廟非曰豐本案夏小正正月圃有見韭非乃陽菜春始發露故紀之舊傳以為即此四之日祭韭非也陸佃云開冰春祭也故獻羔祭韭禮曰春行羔豚又曰春薦韭是也曹氏云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清廟也宋酒化中李至上言案詩四之日獻羔祭韭即今之二月也又月令開冰之祭當在春分非四月所當行也帝覽奏曰韭長可以苦屋矣何謂薦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卜日薦冰于太廟

詩序潛李冬薦魚春獻鮪也

鮪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疏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

鮪之樂歌也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春春也不言季春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略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鮪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註云魚雁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識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發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魚而嘗之寢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發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為薦魚惟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崑崙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人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明新來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鱈鰻鯉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穆也箋猗與歎美之言也鮪大鯢也鮪鮪也鱈白鱈也鰻鮓也介助景大也

徐氏常吉日享祀是薦非祭所謂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

方氏慤曰王者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
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何氏楷曰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鱸鱖曲禮曰薦魚曰薦魚曰膾祭
則王於凡祭祀其登俎者奚適而不用魚哉特季冬純用魚而春薦新則而用
耳

國語魯語里革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
眾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
陳氏禮書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
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
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
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
寒取名魚登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
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
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
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事之兆有典祀掌廟

有守祧掌寢有隸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
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修除
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隸僕祭祀修寢則薦新蓋亦
修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
以其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於
小廟隸僕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
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于寢則
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方氏慤曰王者之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
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一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

蕙田案隸僕掌五寢謂王之燕寢五也鄭氏
以五寢爲五廟之寢者非天子七廟無五寢
之理方氏二祧先除其寢之說尤附會
右寢廟薦新

儀禮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注朔月月有薦
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注薦五穀若時

疏薦新如朔奠者牲牢

既夕禮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以其殷奠

禮記檀弓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

月朔大奠于殯宮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

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

望不

應氏鏞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尚

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

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

之同注謂殷奠恐未然蓋經曰如朔奠非為之也

蕙田案以上喪奠薦新乃士禮也然推之天子諸侯其禮當亦有之矣

右喪奠薦新

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疏五廟皆日月祭之享嘗四時祭祀

陳氏禮書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薦鮪

羞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

國語楚語觀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祭於祖考月薦於會高時類及二祀歲祀於壇墀

周語祭公謀父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注祭于祖考謂

會高時享於二祀歲貢於壇墀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

朱子曰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

食於祖禰漢事亦然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

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祇

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于祖禰月祀于

高曾時享于二祀亦但于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于

他經又主既復寢則其几筵未知當俟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

陳氏禮書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一壇一墀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五廟一壇一墀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元成韋昭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墀此與漢

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邱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傳之也周禮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則類於宗廟者無常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釋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無所經見要之告朔於廟餼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禴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於禴則異於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朔棄時政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知何據然也

蕙田案祭法有享嘗有月祭享嘗則四時之祭是已月祭則注疏無明文又考之玉藻聽朔孔疏春秋告月孔疏公羊徐疏穀梁楊疏論語邢疏並以祭法月祭釋之案告朔天子以特牛諸侯以特羊此是告廟之禮並非祭禮告廟亦止在所藏之祖廟未必徧告五廟

且據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則明堂是已王立七廟安得俱在南門之外乎長樂陳氏以月祭為薦新之祭其說為是今從之其周語祭公謀父所云月祀楚語觀射父所云月享之文並當訓為薦新之祭禮記亦以告朔牽合月祭恐未為的

右月祭薦新

漢書叔孫通傳惠帝嘗出游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後漢書鄧太后紀安帝七年正月庚戌謁宗廟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成禮而還因下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

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奉
祠陵廟須時乃上凡省二十三種

三國魏志明帝本紀太和六年四月甲子初進新果於
廟

通典高堂隆云案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
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
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
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雁可也皆有黍
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
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
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
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月季月薦

新之禮也

蜀譙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
月朔加薦以像平生朔日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
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
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
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

晉書武帝本紀咸甯二年六月癸丑薦荔枝於太廟
冊府元龜太康元年五月丁卯薦鄴醪酒於太廟
北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八月壬辰詔郡國有時
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

通典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
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尙食相知簡擇務令
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

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有故即差五品以上攝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

開元禮薦新於太廟儀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於神廚若有酒者廟司設樽坩疊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于門東之內道北面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饌豆益器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若無酒即俱再拜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

冬魚蕨筍蒲白韭薑小豆豌豆藜苳菱仁子薑菱索春酒桑落酒竹根黃米秬米稷米梁米稷米茄子甘蔗芋

子雞頭仁苜蓿蔓菁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葵茨子藕大麥麩瓜油麻麥子椿頭蓮子栗榛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椹菴蘿果棗兔脾麀鹿野雞凡薦新皆所司白時新堪供進者先送太常令尚食相與簡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十一載閏三月制自今已後每月朔望日宜令上食造食薦太廟每室一牙盤內官享薦仍五日一開室門灑掃

宋史禮志開寶通禮薦新之儀詣僖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次獻諸室如上禮遂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薦宗廟久墮前制闕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獵親射所獲田禽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為令

玉海太宗淳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仲春開冰獻羔祭韭

宋史禮志仁宗景祐三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通禮著薦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唯薦冰其餘薦新之禮皆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略依時訓協用典章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配以莛仲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月薦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嘗粟嘗稌配以雞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芡筍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藟萸仲月羞以雁以鼈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斃以下令御廚於四時牙

盤食烹饌卜日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言自來薦冰惟薦太廟逐室帝主后主皆闕謹案朔望每室牙盤食帝后同薦又案禮有薦新如朔奠詳此獻祀帝后主別無異等之義今後前廟逐室后主欲乞四時薦新並如朔望牙盤例后廟奉慈廟如太廟之禮皇祐三年太常寺王洙言每內降新物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損敗自今令禮部預為關報於次日薦之更不擇日

呂公綽傳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迺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為圖

神宗元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兔諸菓粟黃今三物久粥於市而廟猶未薦頗違禮意蓋節

序有蚤宴品物有後先自當變通安能齊一又唐開元禮薦新不出神主今兩朝薦新及朔望上食並出神主請下禮官參定所宜詳定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議以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時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行之已久依於古則太略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嘗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存之不經者去之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荀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彘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麇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鮓誠爲闕典請季春薦鮓無則闕之舊有林檎蕎麥諸菓之類及季秋嘗酒並合刪去凡新物及時出者卽日登獻既非正祭則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爲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於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失禮尤甚請依五禮精義但設神主仍候廟成薦新於寢詔依所定如鮓闕卽以魴鯉代之旣而知宗正丞趙彥若言禮院以仲秋芟萌不經易以蒲白今仲秋蒲無白改從春獻大觀禮局亦言薦新雖繫以月如櫻筍三月當進或萌實未成轉至孟夏之類自當隨時之宜取新以薦

文獻通考元豐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市
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及金明池後苑供
具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宋史禮志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先王建祭
祀之禮必得䟽數之中未聞一日之間並行兩祭者也
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之禮行於一月
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內皆可
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日哉自是
薦新偶與朔祭同日詔用次日焉

文獻通考宋禮部太常寺修立太廟薦新儀注

陳設 前一日有司設新物於太常卿齋所至日以行
事設籩豆於每室戶外以新物實之

每室孟春豆三實以菹
仲春豆一實以水
季春豆三實以栗
仲夏豆一實以棗
仲秋豆二實以栗
仲冬豆一實以棗

下直東霑北向爨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設太常卿席位於殿下東南西向 省饌 前一日祠

祭官引宮闈令詣太常卿齋所同胝新物應饌者有司

詣廚省饌以時率其屬臨造 行事 薦新日祠祭官

引宮闈令先入詣殿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

再拜升自西階凡行事執事官
升降皆自西階開室不出
神主帥其屬掃除退就執

事位次有司實新畢禮直官引太常卿常服入就殿下

席位西向立贊再拜太常卿再拜次引詣盥洗位北向

立搯笏盥手悅手執笏升殿詣僖祖室戶外搯笏執事

者以新物授太常卿太常卿受新物奉入詣神位前北

向跪奠執笏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次詣宣祖室太

祖室太宗室眞宗室仁宗室英宗室神宗室哲宗室徽

宗室欽宗室別廟懿節皇后室安穆皇后室安恭皇后
室行禮並如上儀降復位少立退宮闈令闔戶降退

遼史太宗本紀天顯五年七月戊子薦時果於太祖廟
六年七月壬子薦時果於太祖廟

穆宗本紀應歷十三年七月乙丑薦時羞於太廟

金史禮志海陵天德二年命有司議薦新依典禮合用
時物令太常卿行禮正月鮪明昌間用牛魚無則鯉代
二月雁三月韭以卵以葑四月薦冰五月筍蒲羞以含
桃六月鮓肉小麥仁七月嘗雞雞以黍羞以瓜八月羞
以茨以菱以粟九月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十月嘗麻
與稻羞以兔十一月羞以麇十二月羞以魚從之
世宗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
繁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於籩豆薦之以合古

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

元史祭祀志至元四年二月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
物薦新儀至日質明太常禮儀院官屬赴廟所皆公服
俟於次太廟令率其屬升殿開室戶不出神主設籩豆
俎酒醴馬湏及室戶內外褥位又設盥洗位於階下少
東西向奉禮郎率儀鸞局設席褥版位於橫街南又設
盥盆巾帨二所於齊班幕前凡與祭執事官皆盥手訖
太常官詣神廚點視神饌執事者奉所薦饌物各陳饌
幕內太常官以下入就位東西重行北向立定禮直官
贊皆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立各就位禮直官引太常
次官一員率執事者出詣饌所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
階奠各室神位前執事者進時食院官搯笏受而奠之
禮直官引太常禮儀使詣盥洗位盥手帨手升殿詣第

一室神位前搢笏執事者注酒於杯三祭酒又注馬漣於杯亦三祭之奠杯於案出笏就拜興出室戶外北向立再拜每室俱畢降復位執事者皆降禮直官贊再拜鞠躬拜興拜興平立餘官率執事者升徹饌出殿闔戶禮直官引太常官以下俱出東神門外圓揖王圻續通考元制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始命每月薦新孟春鮪野菰仲春雁天鵝季春葑韭鴨雞卵孟夏冰羔羊仲夏櫻桃竹筍蒲筍羊季夏瓜豚大麥飯小麥麩孟秋雛雞仲秋菱芡栗黃鼠季秋梨棗黍梁鷺老孟冬芝蔴兔鹿稻米飯仲冬麕坐馬季冬鯉黃羊塔刺不花其每月配薦羊羔炙魚饅頭饌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飯羹乳酪馬漣及春秋圍獵始獲之物元史祭祀志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薦新增用影

堂品物羊羔炙魚饅頭饌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羹每月用以配薦

明會典薦新凡時物洪武二年令太常先薦宗廟然後進御每月朔望薦新品物皆太常卿供事其在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旨與內史監官各服常服捧獻不行禮薦新品物正月韭菜四斤生菜四斤薺菜四斤雞子二百六十箇鴨子二百四十箇二月芹菜三斤薑菜五斤冰蘂蒿五斤子鵝二十二隻三月茶筍一十五斤鯉魚二十五斤四月櫻桃十斤杏子二十斤青梅二十斤王瓜五十箇雉雞十五隻猪一口五月桃子十五斤李子二十斤夏至李子二十斤紅豆一斗沙糖一斤八兩來禽十五斤茄子一百五十箇大麥仁三斗小麥麩三十斤嫩雞三十五隻六月蓮蓬二百五十箇甜瓜三十箇

西瓜三十箇冬瓜三十箇七月棗子二十斤葡萄二十斤梨二十斤鮮菱十五斤芡實十斤雪梨二十斤八月藕四十枝芋苗二十斤茭白二十斤嫩薑二十五斤粳米三斗粟米三斗稷米三斗鱖魚十五斤九月橙子二十斤栗子二十斤小紅豆三斗沙糖一斤八兩鰱魚十五斤十月柑子二十五斤橘子二十五斤山藥二十斤兔十五隻蜜一斤八兩十一月甘蔗一百三十根鹿一隻雁十五隻蕎麥麩三十斤紅豆一斗沙糖一斤八兩十二月菠菜十斤芥菜五斤鯽魚十五斤白魚十五斤明集禮薦新儀前期署官灑掃廟室內外設太常卿拜位於丹墀中道之西南北向內使監官及預祭官位於其後北向至日鐘鳴後直廟官闕廟門太常司官一同內使監官陳設時新之物并酒果常饌鵝湯飯於各廟

神位前直廟內使啟櫝訖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及預祭官各服常服入就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引禮官引太常卿至神位前唱跪太常卿少前跪司香者取香跪進於太常卿之左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太常卿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司酒以爵授太常卿斟酒太常卿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引禮唱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復位引禮官引太常卿由西門出復位少立贊禮唱徹豆執事者于神位前徹豆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太常卿以下詣焚楮幣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直廟內使斂櫝引禮引太

常卿以下出闕廟門各廟儀同
獻新儀凡遇四方別進新物在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
旨與內使監官各常服捧獻於太廟是日先報直廟內
使闕廟門燃香燭啟神櫝太常卿捧獻於德祖元皇帝
神位前內使監官捧獻於德祖元皇后神位前不行禮
獻畢內使斂櫝各廟儀同
薦新今在奉先殿每月案定到品物或初二初三初四
用鵝湯粳米飯時果五般案酒五般以品物赴光祿寺
果薦生物薦熟

右漢至明薦新

